

U
A
N
Y
U
A
N



何清
著

团 圆
团 圆



有限公司

何 清 園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山文库

著者：何清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二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定价：港币六十五元

二〇〇一年六月·香港

ISBN 962-450-484-9/D • 42517

走进“花深处”

——《东山文库》第一辑总序

刘尚斯

广州市东山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学创作的繁荣便是有力的例证。此部《东山文库》的出版，既给我们带来新收获的喜悦，又为东山文学创作更加昌盛的明天开辟了新的园圃。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东山区文联成立之前，东山地区就组建了一个由百余名文学作者参加的文学组织“黄花文学会”（后易名为东方文学会）。团结了广州地区一批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为发展东山区的文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广州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均作了报道。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我们的文学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挑战。文学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思索空间和宽松的环境，但如何适应文艺发展客观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在市场的座标上，找到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主流与我们的文艺思想、审美观、价值取向

的交汇之点,这也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人感到迷茫和困惑,也有人知难而退了。然而,令人兴奋的是,即使在东山区这块并不算大的区域里,仍有不少的人执着地坚守于文学园地。他们不懈地探索,辛勤地劳作,一心要拿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东山文库》的出版,表达了东山区人民对他们工作的热情鼓励,也体现了东山区对文学创作的切实扶持。

《东山文库》第一辑的作者都是文学会的骨干,都是文学会的创会会员,而且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名气,一般地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东山区当前文学创作的水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麦文峰行文喜欢引经据典,纵横捭阖。虽已年近花甲,但心理年龄却较年轻,在文字中常表现出一种青春的坦率。从他的诗文集《情系三岛》对香港、澳门与台湾三岛的人文景观的细致观照,可以看到这位带有学者气质的作家是如何地充满激情。越南成的《深情的勿忘我》是特写报告文学集,他是广州日报的主任记者,集子的文章是从他11年来所写的300多万字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在他的笔下,有著名军嫂韩素云、特级教师、劳动模范,还有“自梳女”、人体模特等等,作品文笔优美、格调昂扬,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张文峰的散文集《引子与回旋》以诗人的触角去点染日常生活,故他的文章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美丽。他让生命充满灵气和神韵,使人想起欧洲哲学家“人

应该诗意地栖居大地”的名言。宋晓琪的《寻找自己的天空》则表现了女性作家的敏感与细腻，她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去演绎男女间的悲欢，去分析男人和女人行为与心态，去表现家庭的祥和与欢乐，使平凡平淡的生活变得迷人了。何清的小说集《团圆》收入了十余篇小说，从各个角度描写人生，鞭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作品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个看上去有点絮絮叨叨的汉子，却巧妙地把他那热烈的情怀全部灌注到自己笔下的人物中去。

中山大学教授周锡馥在 1984 年黄花文学会成立时曾赋诗道：“东城车马日纷纷，只愁不到花深处”，诗句蕴含着期盼，文学创作要达到那“花深处”的境界，要领略“花深处”的魅馥壮美，离不开勤奋耕耘，离不开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离不开对人生和社会的严肃思考，离不开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了解，离不开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和修炼，也离不开民众艺术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文艺人才队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一定能走进那百花争艳、四季飘香的“花深处”。

二〇〇一年六月于东山

（作者为中共广州东山区委副书记）

文学稻田的守望者(代序)

□ 张文峰

惠州市作家何清的文学梦做了十多年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里依然故我，矢志不渝，尤其难能可贵。

没有梦的人生是悲哀的。

八十年代初，我在《广东农民报》当聘任编辑时，主编小说版。那时曾收到一篇稿，字体工整漂亮，行文流畅，并有较深的生活体验，是一块可琢之玉，于是给这位作者回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很快便收到了改稿，改得不错，发表。接着这位作者积极性甚高，又给我寄稿，一篇，两篇……

这位作者就是何清，供职于惠东县文化馆。鸿来雁往，我们成了朋友。

后来我们创办了《黄花》文学杂志。何清依然不断向我们投稿，一次一次失败，却毫不气馁。在这期间，他由文化馆调到县委党史办工作，又从党史办调到公安局当警察，便开始写刑侦小说。他对文学创作充满了热情，且有一股韧性，于是他成了刊物和重点作者之一。八十年代末我转行办报纸，先在《中国金报》，后到《广东人口报》，何清依然笔耕不辍，我们的副刊还连载过他的刑侦小说。看

来何清是“侠骨柔情”，后来却经营起爱情小说来，竟连续抛出了几篇爱情小说，一不小心便成了“情圣”？

不过，何清的确是位重感情的人。那年，《黄花》创刊伊始，为节省经费，便由何清介绍到惠东县印刷厂印刷。神交多时，才和何清见面，便觉得这条汉子是性情中人，他先是热心地和我到印刷厂联系商谈，又带我去找旅馆，最后还执意要请我吃饭。其时党的三中全会才开过不久，改革之风并未吹到这里，这里仍然比较古老和落后，人们的生活仍不够丰裕，何清和他新婚燕尔的妻子小谢就是在文化馆的简陋的住所招待我，而且还杀了一只鸡，小谢为此忙乎了半天……于是，这顿饭足可使我留记一辈子。

文如其人。何清的小说比较朴实，不事雕琢，并无曲折离奇的情节，在平和的叙述中带你渐入佳景，读他的小说如嚼一枚橄榄，细细嚼去，便口有余甘。在他的思辨性的行文中，在他细腻的心理描写中，一个个可爱的人物便呼之欲出。

文学是一项清苦的事业，特别是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作家”已渐渐贬值了，所欣幸的是，我们还有一大批同道中人，他们是文学稻田的忠诚的守望者。何清便是其中之一。

当一个“守望者”是光荣而神圣的。

将来回首往事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追求过。我们的追求是多么美丽！

目 录

走进“花深处”(总序) 刘尚斯/1

文学稻田里的守望者(代序) 张文峰/4

团圆/1

转正/13

归来/19

啊,那逝去了的……/28

梁大傻结婚/38

爱的永恒/51

春花秋月/59

护林/69

白桃花/71

庙前小店/78

第三个周末/80

苦果/84

永久的初衷/86

爱情狂想曲/100

梦断中州/112

后记/123

团 圆

大清早,我就起来了,坐在床沿独自呆思起来。不知什么原因,小爱周至今还没醒,也许他今天睡足了,好跟第一次见面的爸爸玩几个通宵吧?

是啊,他今天就要回来了,分别两年多,监狱的生活将会使他变成什么样呢?想到他寄回的信中曾说过,“那些人”生活上对他是多苛刻,劳动上对他是多残忍,政治上对他是多冷酷,我就心酸。但我又相信他说过的一句话:“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的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只能使我意志更加坚定,勇气更加旺盛。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四人帮”彻底完蛋了!你——孩子他爸的冤案也得于彻底地平反了!

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想起三年前的幕幕往事……

一九七六年初,全国人民无限爱戴的周总理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九亿神州悲痛欲绝,哭声遍地,山河也为之恸泣。日无光,月无色,人人臂上戴着黑纱,胸前挂着白花,心中愁云密布,为失去好总理而哀伤满腹。

明天就要开追悼会了，我在厂赶制花圈至深夜才回到家里。那时蓝清和我结婚还不到一个年，他也还没睡，伏在桌上不知写什么。我劝他说：“清，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睡吧，明天还要开追悼会哩。”

他回过头来对我点点头，又继续写下去。我见他眼里汪着泪水，知他心里难过，其实谁不难过呢？我没打扰他，自己躺下先睡了。天一亮我就醒来了，见他还在写着，只是水笔换过了毛笔，我明白他一夜没睡，没敢惊动他，悄悄起来煮早餐去。

我端着鸡蛋面条汤来到桌前，他还没发觉。我用手推他一把，说：“喂，‘作家’先生，吃早餐吧。”

他一惊，昂起头来，泪流满面。我嗔怪道：“你呀，拿起笔就放不下来，等下还要参加追悼会呢！”

他低沉地说：“就因为要开会，我才连夜写这首诗，表表对周总理的心意。”

我一看，是一首长诗《怀念您啊！总理》。我拿起诗稿，说：“先吃早餐吧，‘诗人’同志！”诗写得较长，回忆了总理生平事迹，表示了向总理学习的决心。

我和蓝清一同到了厂，帮他把诗贴在学习专栏里。没多久，许多职工也先后把自己写的诗文张贴出去。

车间停了工，人人都在等着开追悼会。可没想到，八点左右，厂党支部分书记刘鹏程匆匆赶来传达了上头的指示：为不了妨碍生产，追悼会在京举行，其它地区一律

不开。

这一通知就如一声闷雷，在我们的头顶、心上猛地炸开了！人们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大家用眼色互相问着：“为什么不让开追悼会？这是谁的指示？”

刘鹏程，这位新提拔不久的年轻党支部副书记，此时也显出难过神色，他摊开两手，显得无可奈何：“这是中央的指示，大家开工去吧。”

开工？谁还有这个心！蓝清的师傅老周忍着快要掉下来的泪水一挥手说：“我们回家里自己开吧。”听他这一喊，人们都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出了厂门。

我回到家里，蓝清已回来了，他半躺在沙发椅上，脸色铁青，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我还从未见过他这副凶样。我也强压心头火，悄声问他：“你，你怎么啦？清。”

不问还好，我一问，象是点燃了他身上的导火索，他轰地吼开了：“难道你不气恼？周总理的追悼会都不开，这是什么理由？呵？整天批‘唯生产力论’，就单单今天要生产！哼！……”他气得说不下去了。

我只好说：“这是上头的指示，你发我的火有何用？又不是我不让开。”

“上头？”他高声说。“难道上头就不会有坏人在捣鬼？”

刚巧这时，刘鹏程走了进来，只见他眉头一皱，接着说，“上头当然有坏人，不然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闹着玩的

拿起毛笔写道：“总理英灵不散，总理光辉不灭！誓死捍卫总理，不怕天崩地裂！”写完，卷好，推车便走。

“阿清……”我含着眼泪想叮嘱几句，可是他已经走远了。

二

下午我去上班，刚进厂门，见许多人围在大批判专栏前。我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张大字报：《蓝清以怀念周总理为幌子破坏革命大批判该当何罪？》，下面署名“革命职工”。

这篇大字报气恼了不少人，老周师傅看了一半便气得毛发直竖，伸手便要撕。突然一只手把他按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徒弟蓝清。

“师傅，”蓝清恳切地说，“让他们写吧！谁是谁非，让大家去鉴别。”

几个小伙子在嚷道：“是哪个没良心的家伙，亏他能写得出来！有胆量的为什么不敢公开姓名？”

这时，刘鹏程走了过来，对蓝清说道：“蓝清同志，请你到支部办公室一趟。”

蓝清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昂然走去了。大伙也轰的一声蜂涌跟去。

到了办公室，刘鹏程脸上布满了阴沉沉的乌云。“蓝清，你是共产党员，你还有纪律没有？还有党性没有？支部的决定拒不执行，反而又贴出了一首诗。你新贴的诗是什

么意思呢？诗中矛头又对准谁呢？……”

“住嘴！”蓝清怒不可遏：“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党性、纪律，那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周总理是我党最忠诚的战士，是全国人民衷心敬仰和爱戴的好总理，为什么周总理的追悼会却不让开？”

刘鹏程悠然自得地说：“中央的指示中已经说明，为了不妨碍革命生产嘛。”

“整天整天的停工批‘唯生产力论’不怕妨碍生产，开几小时追悼会倒怕妨碍生产了？”

刘鹏程一时语塞了，张着嘴巴，显出副尴尬相。窗外的人在嚷道：“难道为周总理开追悼会就妨碍生产？”

刘鹏程打开窗户对大家说道：“大家还是回车间生产吧，这里的事就不用你们管了。”然后回过头，盛气凌人地对蓝清说：“蓝清同志，我再次提醒你，你把怀念周总理的诗盖在大批判文章上，这是政治上的错误，你必须执行支部的决定，马上去把诗撕下来！”

蓝清手指窗外职工，坚定地说：“副书记同志，你问问大家，该不该撕……”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伙就喊道：“不能撕！”

周师傅再也忍不住了，他怒冲冲地吼道：“我们就是要永远怀念周总理！为什么连贴首诗都不成？呵？”

此时的刘鹏程，真是骑虎难下。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大家认为不撕就不撕吧。”正在这时，厂门口一阵喇叭

声，一辆吉普车开了进来。刘鹏程象遇见救星般三步并作两步迎着小车跑过去。小车来到办公室门前嘎然停住了，刘鹏程谄媚地笑着说：“李书记来得真快，有失远迎了！”

车门打开了，钻出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穿着笔挺的制服，傲气凛然地看了周围群众一眼，与刘鹏程一起跨进了办公室，后在跟着两名佩着手枪的壮汉。一踏进门槛，就和蓝清遇上了。蓝清一愕：“哦！是李书记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蓝清吧？”李书记也在脸上显出了丁点笑意。“老同学，老了许多了，我差点就认不出你来啦。”这话，亲热得使人有点酸溜溜的感觉。蓝清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哦，难怪，贵人多忘嘛，一市之长，怎能记得起我这个区区小民呢！”我在窗外见此情景，才记起有一次蓝清告诉我，他的一位同学李青云当上了市委书记，此人大概就是李青云吧。

刘鹏程狡猾笑着对李青云说：“李书记，蓝清同志的精神有点问题，说话作事总是颠三倒四的……”

李青云一挥手打断了刘鹏程：“迟疑什么？既然是精神有问题，就送地区精神病院检查治疗。你这个当领导的，对群众是怎么关心的？”说完淡然一笑。

这分明是对人格的污辱，蓝清不由得暴怒起来。但大概碍于李青云是市委书记吧，他强压心头冒起的怒火，硬梆梆地说：“李青云同志，我的精神有没有问题，你是应该

清楚的。刘鹏程，你三番五次地说我患精神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卑鄙目的么？”

李青去哈哈地笑了，“关心”地表示：“老同学，这是领导上对你的关心，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哪。好吧，刘鹏程同志，就这么定了吧！”

李青云走了以后，周师傅陪着我们回到家，我们都预感到风暴的来临。这时的蓝清，反而显得特别冷静。他劝走了周师傅，默默地收拾日常用品，我再也忍不住了，躺在床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正在这时，一辆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口，车上下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屋内，不由分说，一把将蓝清拉出，推上汽车。我见到这种强盗式的行径，气得心头火“嗤嗤”往上冒。我冲上前去高声地抗议、阻拦，可是，这些人却冷冷地对我说：“你少废话，这是市委的指示，不过指示上说，你也可以去。”

我呆了，天哪！还讲不讲理啊……此时，蓝清反而平静下来了，他冷静地走到车前，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清瘦的脸上露出笑意，说：“晓岚，人家既然把车开来了，又有人荷枪实弹护送，总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你也一起走一趟吧。”

我忍着伤心、愤怒的泪水，回头锁上了门，踏上了汽车。

这就这样，蓝清他被送进了地区精神病院。